

世界治理

Theories
of
World
Governa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一种观念史的研究

小科尼利厄斯·F. 墨菲
(Cornelius F. Murphy, Jr.)

王起亮、王雅红、王文/译
王文/导读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治理

一种观念史的研究

Theories of World Governa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小科尼利厄斯·F.墨菲 (Cornelius F. Murphy, Jr.) / 著

王起亮 王雅红 王文/译 王文/导读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ories of World Governa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Copyright © 1999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 / (美) 墨菲著;

王起亮, 王雅红, 王文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1

书名原文: Theories of World Governance

ISBN 978 - 7 - 5012 - 3115 - 7

I. 世... II. ①墨... ②王... ③王... ④王...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4861 号

图 字: 01 - 2005 - 0266

- | | |
|------|---|
| 责任编辑 | 张永椿 |
| 责任出版 | 林 琦 |
| 责任校对 | 陈可望 |
| 封面设计 | 刘 凌 |
| 书 名 | 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
Shijie Zhili——Yizhong Guannianshi de Yanjiu |
| 作 者 | (美) 小科尼利厄斯·F. 墨菲
王起亮 王雅红 王 文 译
王 文 导读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
| 网 址 | www.wap1934.com |
| 印 刷 | 世界知识印刷厂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开本印张 | 880 × 1230 毫米 1/32 8¼印张 |
| 字 数 | 182 千字 |
| 版次印次 |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
| 印 数 | 1—2500 册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 - 7 - 5012 - 3115 - 7
ISBN 0 - 8132 - 0955 - 2 |
| 定 价 | 23.00 元 |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世界治理》一书
从中世纪开始，追溯了
诸多思想家探讨世界和
谐问题的思想史。

考虑到世界秩序无
中心的特点，小科尼利
厄斯·F.墨菲教授阐述
了世界长期和平的基本
特征，同时，也论述了
改善当前国际机制的可
能性。墨菲教授认为，
为了使主权国家社会向
世界政治共同体转化，
解决国家内部的人权和
治理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同时，所有国家实体都
应领悟到步向人类社会
大家庭的责任。





小科尼利厄斯·F.墨菲：

美国迪凯纳大学 (Duquesne University) 教授，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

译者简介：

王起亮，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甘肃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世界通史》及数十篇论文；

王雅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曾出版专著两部，发表论文10余篇；

王文，史学（国际关系方向）硕士，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中英文论文数篇，现供职于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任国际论坛编辑。



献给我的朋友和学者
玛瑞斯·史密斯·麦克道格尔
(1907—1998)

他们的目标终将撼动世界。这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纯粹的诗意。……这必然会成为审视世界的一面镜子。……仅由此，荣耀之名呼之欲出：“和平之王”。……要追求的无非是人类团结精神的复苏。但物欲横流，进退维谷，人类的团结精神早已消逝殆尽。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精神在当代国家中的可行性已成为一个疑问。

——罗伯特·莫西尔：《没有道德的人类》

帝王不会宣称唯我独尊，也不会一时冲动，将自己塑造成万王之王……它接受的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模式和普世性的认识……那是它的脆弱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威严。

——吉恩—玛丽·格汉诺：《民族国家的终结》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那些纷繁复杂的问题根本无法得到完美的处理或解决，除非有一种公共权威的影响。这种权威赋予了权力、结构和意义相等的广泛性，即公共权威以一种凌驾于世界基础之上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运行着。所以，道德秩序的本身要求建立某种公共权威的形式。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平於地”通谕

导 读

被遗忘的思想实验室

(一) 为何冷落“世界治理”？

20 世纪 90 年代初，许多国际关系及世界政治类学者开始频频使用“治理（governance）”一词。一时间，“治理”和其前缀组成的词组变得五花八门，“全球（global）治理”、“国际（international）治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的治理”，还有大名鼎鼎的罗西瑙教授所说的“没有政府（without government）的治理”等（尤其是“全球治理”）频频被使用，盛行于世。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唯独“世界治理（world governance）”一词却极少提及。

从汉语字面上看，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诸多学者偏钟情于“全球治理”，而冷落“世界治理”。当翻开“韦氏”、“牛津”等可称之为英文“辞源”、“辞海”的词典查询时，恍然发现“world”一词的特殊内涵。“world”背后所表达的意思并不完全是《现代汉语词

典》中解释“世界”^①一词时所说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或者是“地球上的所有地方”，而是“被视为社会人的人类社会”及“某一个假定历史时期内部分地球及其居民的总和”^②。从某种程度上说，汉语中的“世界”概念更偏向于英文中的“global”，而英文中的“world”^③的含义更接近于汉语中的“社会”，即“在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换句话说，相比于“全球”，英文中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和文化观念。

46 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产生了地球。长达 40 亿年的“地质时代”里，存在地球中的除了诸多地质构造外，只有最低等的原始生命。接着，从 6 亿年前到 250 万年前，各种动物相继繁殖于地球。直到 240 万年前左右，人类才得以进化而出现。125 万年前，人类祖先离开发源地非洲。不到 1 万年前，人类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文字记录。“全球（globe）”的历史足以让人类的演化浓缩为微不足道的瞬间。

“全球”亘古不变，“世界”却日新月异。这种差异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前者作为一种客观实在，真实地存在于物质宇宙的某个角落；而后者则取决于历史不断演变而形成的认知群体。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全球治理”，完全是因为数百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产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151 页。

②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Massachusetts: Merriam Company Publishers Springfield, 2000), p. 2635;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X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89), p. 305.

③ 《现代汉语词典》，第 1115 页。

生的一种现代观念：首先，人们有能力在技术上（地图、通信、运输等）审视、勾勒和运作全球；其次，鉴于各国间交往，人们萌发出诸多如何实现公正与和平的愿望；最后，“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①得以形成。

而作为一种观念存在（being），从西方的思想史看，早在古希腊柏拉图时代，人们就开始思索“世界（world）”秩序。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痛斥严重腐败的时代，以一个现实国家的模式，寻求混乱世界中的秩序；公元5世纪初，非洲希波主教奥古斯丁的代表作《上帝之城》，批判尘世之城的罪恶，并试图勾勒基督教世界政治秩序的大致轮廓^②；文艺复兴的巨匠但丁·阿利吉耶（Dante Alighieri）构想了一个由神圣罗马帝国所建立的“世界帝国（*Monarchia*）”，以实现“现世与永恒联盟下的秩序”（本书第一章将详细论述）；马克思也设想了阶级差别基本消失的共产主义世界，到那时，国家将基本消失，政治走向终结，人支配人的现象将会被对事务的管理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全球治理理论开始兴起^③。由此可知，“全球治理”理论与“世界治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实为后者思想长河中最现代的一环。

然而，在今人看来，柏拉图思考的混乱世界的出路只是一种建立在希腊城邦（*polis*）基础上的乌托邦

① 约瑟夫·S. 奈、约翰·D. 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② 转引自肯尼思·W. 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第49—60页。

③ 参见马丁·休伊森、蒂莫西·辛克莱：“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张胜军编译），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Utopia)，奥古斯丁所设计的上帝之城也只是海市蜃楼，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也正因为此，本书作者才把“思索世界治理问题第一人”的美誉送给了但丁。但是，但丁所构想的“世界帝国（*Monarchia*）”，在现代人看来也只是“环地中海世界”的“世界治理”而已。这样看来，现代人谈起“世界治理”时每每在前面所加的“全球化的（*globalizing*）”一词^①，在数百年或更久以后的人们看来，必然也会因为今人知识浅陋而显现出时代的局限性。

这就要求我们总结和梳理世界治理的思想史。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的确是部佳作，从中世纪的世界治理思想开始，从理论到现实，旁征博引，穿梭古今，论述了富有代表性的二十多位思想家的世界治理思想，最后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未来世界的设想，行文流畅，一气呵成。

既然为佳作，作为译者之一，自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导读的义务，向读者介绍以下两部分与书相关的内容，一为作者墨菲教授的情况；二为书中未提及的古希腊时期世界治理理想思想。

（二）国际关系思想史的研究现状

小科尼利厄斯·F. 墨菲，1933年3月15日出生于美国罗得岛州东南部的小城纽波特（Newport, Rhode Island）。纽波特位于普罗维登斯东南偏南的纳拉甘西特湾入口。在美国革命前就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之后成了全国受欢迎的夏季避暑胜地，一些著名的宫殿般

^① 参见约瑟夫·S. 奈、约翰·D. 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的别墅，如布雷克尔楼和鹅卵石屋都建在这里。墨菲自己承认，纽波特这种相对悠闲的氛围对其偏爱于法律、哲学和历史很有影响。

1954年，墨菲毕业于当地的十字架神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接着，离开故乡去了波士顿法学院，攻读法学职业博士（J. D., *Jurum Doctor*，相当于中国前几年开始设立的法律硕士）。三年后，墨菲又到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法学硕士（LL. M., *Legum Magister*）。1962年，墨菲不仅以出色的成绩毕业，并被特聘为缅因大学的教授。仅仅29岁就被聘为法律教授，在当时的确还引起不少的轰动。1966年，墨菲转至迪凯纳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任教至今。期间，墨菲还担任哈佛法学院（1973—1974）等许多高校的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

墨菲教授的研究兴趣最初在国际法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墨菲的大部分论述都集中在对国际法的反思上，主要代表作有《在盟国损失问题中的国家责任》（1966）、《越南战争的法律和政治研究》（1969）、《国际法理论的反思》（1970）、《世界法庭和争议的和平处理》（1975）、《现代法哲学》（1978）等^①。接着，墨菲开始将研究兴趣扩展至家庭观念史及世界治理思想史上。关于前者，主要代表作有《超越女性主义：

① 墨菲教授的早期代表性著述主要包括：“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juries to Aliens”，41 *New York University of Law Reviews* 127, 1966；“Vietnam: A Study of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Vietnam War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Richard A. Falk eds. (1969)；“Some Reflections Upo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70 *Columbia Law Review* 447, 1970；“The World Court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7 *Columb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551, 1977；*Modern Legal Philosophy*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78)。

趋向差异间的对话》（1995）^①。而对于后者，早在1982年，《格老秀斯视野下的世界秩序》^②成为世界治理思想史研究的第一篇著述。三年后，墨菲将诸多国际政治思想家的著述中关于“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论述进行整理，出版《世界秩序的探寻》^③一书。此书堪为“世界秩序”研究的一部代表作。但是，《世界秩序的探寻》出版十年后的1995年，墨菲在回忆自己这部著述时说，“那只是资料的整理，并没有包含太多的哲学成分”^④。正是这个原因，墨菲萌生重新修改此书的念头。

此时，国际关系思想史方面至少有六部代表著作，分别为弗吉尼亚州肯尼思·W. 汤普森教授的《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1980）、《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1994）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1996）^⑤。另外，还有马克·V. 卡皮与保尔·R. 凡奥蒂教授的《大哲人：西方思想中的世界政治》（1992）、托布约尔·克努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史》（1992）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理查德·福

① Cornelius Murphy Jr., *Beyond Feminism: Toward a Dialogue on Difference* (CUA Press, 1995).

② Cornelius Murphy Jr., *The Grotian Vision of World Order*, 76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77, 1982.

③ Cornelius Murphy Jr., *The Search for World Order*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5).

④ 出自作者于2004年8月17日给笔者的信中。

⑤ 汤普森教授的这三部著作均已翻译成中文，参见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西方国际思想大师译丛”。全套书系共四部，另一部为欧洲学者伊弗·B. 诺伊曼和奥勒·韦弗尔主编的《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原书出版于1999年）。

克教授的《论人类治理》^①。

汤普森三部著作的论述远至柏拉图，近至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等，以类似于中国古书《史记》的纪传体形式，按时间顺序评述 34 位国际政治思想家的思想、美国早期三大思想流派及其后理论的发展，资料非常详尽，论述也相对客观。然而，汤普森式的“纪传体”尽管具备“大纲要领”，却“大势难贯，观者茫然”，无法领略思想的谱系及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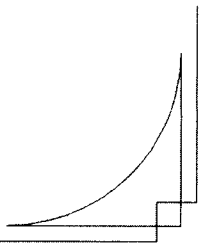
《大哲人》的作者马克·V. 卡皮与保尔·R. 凡奥蒂均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现在都是国际关系学中的著名教授，不少著述多次再版。^② 该书分为十章，分若干小节介绍了从荷马到列宁的近 50 位国际政治思想家。国际关系学大师詹姆斯·N. 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教授在序言中曾倾情推荐，称此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性材料。”但是，罗西瑙同时也指出，该书并没有超越汤普森的体例，也没有“揭露世界政治的连贯性”^③。相比于《大哲人》，克努成教授的《国际关系理论史》显得更富有连贯性。遗憾的是，克努成的著作看起来更像是一本国际关系史纲，而不是一本思想或理论史著作。

的确，古代诸多思想家丰富且深邃的思想是不足

① Mark V. Kauppi, Paul R. Viotti, *The Global Philosophers: World Politics in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92); Torbjørn L.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Richard Falk, *On Human Governanc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两位教授最著名的两部代表作《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超越》与《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安全、经济与认同》均再版了三次。

③ James N. Rosenau, “Foreword”, in Mark V. Kauppi, Paul R. Viotti, *The Global Philosophers: World Politics in Western Thought*, p. VIII.



以在几本书中得以明晰地概括。于是，福克教授总结前人的不足，放弃以人物思想为叙事脉络的体例，而是将研究内容细化，单单从治理问题出发，将某一个国际关系思想史中的问题串联成线。

墨菲教授承认，在许多方面，《论人类治理》与他即将重新写的书是非常相似的。而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世界治理理论》，一方面是要修订先前《世界秩序的探寻》的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福克教授之著述过于强调实践史，而且他们在对民族国家态度和全球事务的发展趋向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于是，1999年，《世界治理：一种思想史的研究》^①悄然问世。相比于先前的几部著作，此书的内容涉及面可能稍窄，但是，也正是这种“不贪多”，使其比其他著作更有效地说清某个问题的历史发展谱系。在此书中，墨菲教授从“世界治理”的哲学及其衍生出的国际法角度入手，将世界治理思想的起源定在基督教精神权威开始崩溃的中世纪，并视但丁为世界治理理论的鼻祖；接着，顺流直下，梳理治理思想的脉络，论述诸多思想家间的学术谱系和思想沿承；然后，深入地批判影响当前世界治理方式的政治法学（policy - science jurisprudence）。最后，就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从思想史的连贯性叙事上看，《世界治理理论》无疑超越了先前几本关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著作。但百密一疏的是，与主题相关的三大重要问题在本书中极少甚至没有加以论述。首先是缺少对世界治理思想萌芽的论述。墨菲将但丁视为世界治理思想的第一人，

^① James Larry Taulbee, "Theories of World Governa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 Review", *Historian*, Summer, 2001.

认为但丁之前的世界治理思想只是“一些帝王曾做出的规划”而已，到了但丁时代，思想才变得“富有想象力和哲学意味”。^① 这种评价无疑抹杀了古希腊以来诸多思想家的启蒙作用。

其次，以国际法为主体的叙述无法概括从古到今所有的世界治理思想。尽管从格老秀斯开始，国际法逐渐成为世界治理方法的思维取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冷战后兴起的建构主义思潮，也在理论上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国际关系思想的归纳和概括显然不应该忽略任何前途远大的理论新生儿。

最后，忽视中国治理思想的重要性及完备性。数千年来，诸多古国中，唯有中国的文明未曾间断过，这与治理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密不可分^②。作为一种完备且饱满的思想，“天下”观念不仅点明了中国视野下世界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向，更重要的，它的含义中涵盖了治理所需要的权威来源和所依赖的手段。而此书对中国“天下”观念只字未提，着实是一种遗憾。

以上三大问题尤其以第一个问题少有人问津，故此，本篇导读的任务除了上文向读者介绍墨菲教授以及勾勒整本书的框架的同时，就是下面要论述的本书所忽视的古希腊时期世界治理的启蒙思想，以求使读者可以更为清晰地领会所讨论的主题及内容。

① Cornelius F. Murphy, Jr., *Theories of World Governa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9), p. X.

②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三）思想是社会科学最好的实验室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思想是最好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无须试管、酒精灯、天平等器械，却依然不乏有假设、论述、判断和验证的过程。阿诺德·汤因比用“摒弃和重返（withdrawal and return）”二字来形容思想在把握纷繁复杂的现实时的努力，意指人们在选择某种思想应用于现实中的反复过程。这与托克维尔不谋而合。后者曾说：“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魅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①在诸多世界治理思想的实验室中，我们所进行的实验经历着螺旋上升的过程。

在西方，世界治理思想的第一个“实验室”建于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在古代希腊人看来，两部长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足以让荷马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正如早期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anes）所说“从一开始人人都从荷马那儿学习”^②。希腊人从荷马那里学习到的不仅仅是诗歌，更是某种合理信仰和道德观念。因为荷马在两部史诗中记载的几乎都是诸神和英雄的善良、杰出或美德（希

① 转引自袁明：“总序”，《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② 转引自特伦斯·欧文：《古典思想》（覃方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7页。